第 19 册 · 共 20 册

异度旅社

第181—190章



远瞳 著

第181章 蛊惑

在覆盖着一层灰暗色彩，难以被阳光照亮的诡异房间中，密密麻麻的文字从空气中消退了，一条丑陋可怖的触腕却从天花板的空洞中延伸了出来，它在空气中慢慢涨缩摆动着，越来越靠近于生站立的地方。

于生瞬间心中一紧，赶忙往后退了两步——他最近倒确实是见识过了许多要么画风诡异要么恐怖丑恶的玩意儿，但眼前此情此景仍然让他有点头皮发麻，主要是那触腕的造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甚至哪怕是以于生的想象力，他在最初的几秒钟里都完全想不到要怎么加工才能让这玩意儿变得不那么倒人胃口……

这着实给于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触腕在空气中迟钝地摆动了几下，似乎是突然失去了对“目标”的感知，随后便开始缓慢而无目标地在原地涨缩摇晃着。

这一幕，就好像是在盲目地梦游。

于生平复着略有些紧张的心情，他谨慎地和这玩意儿保持着距离，贴着墙慢慢移动到了触腕的另一个方向。

灰暗的房间中泛起模糊浅淡的波纹，就好像于生的脚步扰动了一场怪诞的梦境，在梦中泛起的涟漪扩散出去，在那条触腕表面激起些许散发微光的纹路。

这就是那个被称作“老郑”的联络人曾触碰过的东西？这就是他受到那些天使教徒蛊惑，用一个简陋的通灵术“召唤”出来的某种“高维投影”？这就是……那些天使教徒口中的“使者？”

于生犹豫了一下，又谨慎地向那条触须靠近半步，在确认这个距离不会惊扰到它之后，他开始仔细观察着这根触须的表面，以及它钻出来的那个诡异空洞。

如果那封密信上的内容是真的，如果那帮天使教徒告诉老郑的通灵术也是真的，那么这东西应该就是某个“晦暗天使”的一部分。

“不太行——小孩子不爱吃香菜的比较多。”

小红帽瞪着眼睛在于生跟胡狸之间来回扫了得有十几遍，终于忍不住开口：“不是，这么邪门的问题你们可以这么理所当然地讨论的吗？”

“习惯了就好，”艾琳故作老成地叹了口气，“他们一直这样，于生什么都敢寻思，胡狸什么都敢接受。”

幸好，这诡异的讨论并没有持续太久。

“我觉得，可以先分批测试一下效果，”于生一脸严肃地转向小红帽，也不管对方现在的理智有没有做好准备便开口说道，“先让像你这样的‘家长’试试，毕竟你们本身已经到了很不稳定的时候，属于高危人群，先把你们的‘保护机制’建立起来是收效最高的，孩子们的话……大都在噩梦的初级阶段，可以先缓缓。你觉得怎么样？”

小红帽在那呆呆地坐着，神游天外了好一会，眼睛才忽地一轮，迟疑着开口：“……那我怎么跟他们讲啊？用什么理由把大家叫过来？”

“……你就说你点了个外卖。”

小红帽：“……？”

“应该可以，就把你和晓晓的经历在其他人身上都来一遍就行，”于生说着，伸出一根手指，“简单讲……来一口。”

小红帽原本兴奋期待的表情忽然变成了呆滞：“……”

她反应过来是怎么个事儿了。

“我确认一下啊，”少女一脸纠结地看着于生，“整个孤儿院七十多号人，你是打算给我们一人来‘一口’？”

“对。”

“……你血够吗？”

“用量应该不大，”于生一脸认真，“当初胡狸就用牙在我手上刮了个小伤口就管用了——而且实在不行我可以分两次。”

小红帽还是感觉这个话题很怪：“那你具体打算怎么操作？直接让孩子们搞一个什么‘受血’仪式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我们这首先是一个正规组织……”

“目前主要是几个方案，分别是毛血旺，凉拌血肠，血豆腐，我血粉丝汤，以及混水里让他们拿呲水枪打血仗……但最后这个方案临出门的时候让我给否了，主要是因为现在是冬天。”

小红帽一愣一愣地听着对方这一串计划，脸上的表情跟理智蒸发完了似的，过了得有两分钟她才反应过来自己听到了什么，那眼珠子就差瞪到于生脸上了：“你得向我支付听你这几个‘方案’的费用——我今晚上起码得两针理智阻断剂才能睡得着了！”

于生一听对方还有开玩笑的心情，就知道自己这些方案虽然冲击比较大，但还是被听进去了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

但他刚笑到一半，旁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狐狸却开口了：“恩公，其实我一直想问了，血……弄熟了还管用吗？”

于生脸上的笑容跟小红帽目瞪口呆的表情一块凝固当场。

然后于生想了想，跟胡狸探讨起来：“但生的腥啊，太小的孩子接受不了……涂身上生效又太慢，效果也不稳定。”

“加点香菜呢？我可爱吃香菜啦。”

尽管小红帽刚才说过，真正的晦暗天使并不会响应人类的呼唤，但百里晴曾经也告诉过于生，那帮邪教徒确实是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触碰”到“天使”的——或许只是触碰到祂们的一部分，或许只是召唤出一个投影，甚至只是在幻觉中看到一段虚幻的肢体，听到一个朦胧的声音。

天花板上的那个空洞里面充盈着浓厚的黑暗，那条触腕背后的某个“本体”被完全隐藏在黑暗深处，于生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最靠近洞口的一小块结构，他确认那条触腕后面还连接着一个更庞大的东西，那东西一动不动，蛰伏在理智与感知尽头的虚无深处。

触腕盲目地在空气中扭动着，再一次从于生面前移动过去。

要试试吗？

碰一碰？

于生脑海中纠结着大胆的念头，甚至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理智告诉他，这种一看就邪门危险的玩意儿，看见的第一眼就应该离得远远的才对，小红帽也曾不止一次地做出警告，不要接触那些跟晦暗天使有关的东西，百里晴也曾经说过，晦暗天使的存在本身，就是疯狂失控的源头……

但接触它，可能会获得一些情报，至少可以看到那位“委托人”曾经看到的东西。

接触一下吧，或许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危险，这根触腕一直都只是在盲目地蠕动，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

接触一下吧，即便有后果也不会太严重，反正这里只是个怪诞的梦境，眼前的也不过是个幻影。

接触一下吧，一个没什么力量的普通人都曾经接触过它，甚至还感知到了祂的善意与坦诚，如果真的感觉不对劲，放手退开就好……

接触一下吧……

就一下……

于生皱了皱眉，扭头看看四周：“啥玩意儿哔哔叨叨的……”

那不知从何而来的诱惑之声突然消失了——就跟之前在黑森林小径两旁那些X090显卡、联名款手柄、工具箱以及绝品钓位一样没产生什么卵用。

于生眨了眨眼，瞬间决定了不要去碰那根诡异的触手——事实上如果自己脑海里没有传来那些哔哔叨叨的动静他这时候反而可能已经把那玩意儿一把抓住了……

然而就在他冷静下来，准备再去检查一下房间里的其他地方时，一股阴冷的气息却突然出现在他的感知中。

下一秒，于生便感觉到那种熟悉的阴冷气息正触碰着自己的四肢，并一点点地刺入血肉，在自己的体内蔓延，仿佛在拽着自己往后退去，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便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色丝线不知何时从四面八方的空气中浮现了出来，其中一部分已经缠绕上自己的手脚。

艾琳的声音就像一道尖锐的刀锋般直接劈进了脑海：“于生你发什么呆啊！”

于生感觉脑袋里一阵刺痛，紧接着便看到四周那灰暗的色调如水般迅速消融，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正常世界的色彩便在他眼前恢复了，阳光重新透过窗口弥漫在室内，暖意驱散着意识深处的冰冷。

他回过头，发现自己还是站在那道暗红色的圆圈旁，小红帽也站在之前的位置，艾琳则朝这边张开了手，丝丝缕缕的黑色细线从她的指尖蔓延出来，正连接在自己身上。

于生怔了一下，下一秒便看到艾琳气急败坏地扑了过来：“于生你大爷的！能不能不要每一次都‘试试’啊！试试就逝世了怎么办！哪怕真要试试你提前说一声行不行！”

“你没事吧？”小红帽也走了过来，“刚才你突然就僵住了，然后身影就变得透明起来，艾琳说你的意识正在被什么东西‘拖走’……”

小红帽一脸严肃地说着，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小或者现阶段情报不足就把这件事忽略过去——盟友合作阶段要毫无遗漏地把自己发现的违和线索共享出来，这是灵界侦探和调查员这个特殊行当里不成文的“规矩”。

有太多人就是因为在跟异域或实体打交道的时候漏掉了那么一丁点的情报而丧命的。

于生对小红帽描述中的那道阴影感到疑惑。

作为一个“新手”，他当然想不到那是什么东西。

打破沉默的是艾琳：“以前在孤儿院范围内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吗？”

“如果你是说类似像‘幻觉’一样的现象，那并不稀奇，这里活跃着无数噩梦和尝试干涉现实的东西，晚上某个教室里突然传来说话声或者锁着的房间里亮起灯光、有人跳舞都是发生过的事，但要具体到和那片荆棘一模一样的阴影，是第一次出现，”小红帽思索着说道，“而且还发生在这么敏感的时候。”

于生一时间没开口，他低头思索着，过了好长时间才打破沉默：“那正好，来谈谈我要跟你提的另一件事吧。”

小红帽好奇地看着他。

“我有一个方案，或许可以暂时把整个孤儿院的孩子都‘保护’起来，”于生抬起头，一脸肃然地对少女说道，“但这需要你们配合，以及……过程可能稍微古怪了那么一点点。”

小红帽一听，顿时眼睛都睁大了：“啊？你认真的？！有这种办法？”

“还记得你跟晓晓都进去过的那片‘荒原’吗？”于生也没卖关子，直截了当地说道，“你们都在那里躲过了一次黑森林中的袭击。”

小红帽眨了眨眼：“……你是说，这个过程是可以批量‘复制’的？”

材料搓身体，我甚至怀疑你跟他们买的一个牌子……”

于生顿时绷着脸不开口了，有句话在心里憋着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事实上他给艾琳买的那些“炼金材料”还不如那帮邪教徒买的伪劣产品呢，同样的东西后者比他买的还贵了好几块。

他怕这话说出来的一瞬间艾琳能飞起来咬人，这家伙今天出门的身体是螺纹钢的，一口下去得有1.5台钳之力……

这时候小红帽又开口了：“那些天使教徒是肯定还会再出手的，但现在特勤局已经被惊动，邪教徒肯定也会更隐蔽，应该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直接用假委托之类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东西来袭击我们的成员，但又怕他们脑子本来就不正常，反而采取一些更丧心病狂的手段……”

“所以这段时间你们这边一定要提高警惕，”于生沉声说道，“不管是出去活动的成员还是留守孤儿院的，都要小心，要注意有什么可疑的人或物出现在附近，所有进出孤儿院的人都要检查身份，熟人也查，最近组织成员接的委托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多交流交流，看有什么可疑之处，实在不行你叫我来帮忙，我们反正也没什么单子……”

于生说着说着便停了下来，他看到对面的少女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有点尴尬地挠了挠鼻子：“你看我干什么？”

“唠唠叨叨的大人，”小红帽笑了起来，“你之前还说我总是唠唠叨叨的。”

说完不等于生开口，她便摆了摆手：“放心吧，童话虽然都是‘孩子’，但也是个在交界地活跃了这么多年的老牌组织，我们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

“另外，你刚才提到‘可疑’……我今天还真遇到一件可疑的事情。”

于生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你发现什么了？”

“一片奇怪的阴影，像荆棘丛那样，在户外活动区的楼房外墙上，闪了一下就不见了，但我确认自己真的看见过。”

于生手忙脚乱地接住了艾琳，耳朵边上回响着小人偶疾风骤雨般的哔哔，好不容易才把对方安抚下来，这才能抽空开口：“我没事我没事……等等，刚才我快被‘拖走’了？真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慌忙低头看了自己的身体一眼——当然没看出什么异样，然而看着小红帽脸上紧张的表情和艾琳此刻气急败坏的模样，他就知道刚才的情况可能真的有点危险。

尽管自己并没有受到那根触手的“诱惑”，但自己在那个诡异灰暗的“房间”中待着本身好像就差点导致某种“迷失”？

“当然是真的，”艾琳胡乱抓着于生的头发，“要不是我及时把你拽出来，你整个人都消失了——别说什么死回来或者开门回来之类的啊，万一阴沟里翻船了我看你怎么办……”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小红帽则一脸严肃地看着这边，“那个简陋的通灵术……真的召唤出了什么东西吗？”

于生定了定神，表情严肃起来：“我见到一根触须，还见到了这间房间的另一幅模样——你那个‘联络人’，看来确实是被骗的很惨。”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在那怪诞“幻象”中所见到和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艾琳与小红帽。

包括最后那根触手尝试“蛊惑”自己的情况。

当他讲完之后，房间中一时间安静下来。

艾琳直勾勾地看着于生，过了好一会才不可置信地开口：“……你就一点没受影响？”

于生皱着眉：“这什么话，我没受影响还不好吗？”

“但一般故事里到这种桥段都该是你瞬间就陷入走神，然后差点被古神怪物什么的吞掉，再然后我的力量神兵天降，及时把你从触手底下救出来，最后你清醒过来以后对我纳头便拜，决定一辈子当牛做马……”

于生瞬间就不搭理这个哔哔姬后面的念叨了。

他的目光转向小红帽。

对方从刚才开始便神色有些复杂地站在那里，很长时间不发一言。

于生没有开口，艾琳也终于渐渐安静下来。

过了不知多久，小红帽才叹了口气。

“……老郑跟我们认识很久了。”她轻声说道。

于生点点头：“嗯，你来之前跟我说过的。”

“他跟孤儿院的关系很近，据说在很早的时候，他也曾作为理事会的‘雇员’，在我们的孤儿院里当过一段时间的义工——那时候他还没有加入奇物协会，也不是什么异域和诡异物品方面的专家，”小红帽自顾自地说着，“他帮我们联络过很多委托，在‘童话’组织处理过的许多任务里，老郑给出的条件一向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一直都没有好好了解过他这个人，对他的过去，也只是听孤儿院里的前辈们偶尔提起罢了。”

于生也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些什么，房间中便一时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然后，他们便听到客厅玄关方向传来了开门的动静。

老郑的侄子回来了。

于生看向艾琳，后者立刻默契地摆摆手：“开个门，我先撤了。”

于生点了点头，让小红帽先去客厅迎着，自己则迅速完成报备操作，打开了一扇通往梧桐路66号的小门。

艾琳站在门口，突然回头看了于生一眼。

“那些‘教徒’真让人不爽。”

“我也这么觉得。”

第182章 老郑

将艾琳提前送回去之后，于生返回了客厅，看到小红帽正和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交谈着什么。

是说，当初白色展厅里那个针对我的‘陷阱’，其实是那些邪教徒在尝试让他们的‘主’脱困？”

“一次试探，但不好说下一次会是什么形式，”于生慢慢点了点头，“现在想想，他们在‘博物馆’中的手法其实很粗糙，献祭仪式诱导你失控的过程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万一你根本没能成功抵达白色展厅就撤退了呢？万一你当天晚上临时改变了主意呢？还有那些被激活之后四处游荡的‘保安’——它们挡在你面前，我猜这肯定不是那些邪教徒想看到的情况。”

“所以他们可能只是在收集一些‘资料’，想试试看用诱导子集失控的办法能不能撬动‘童话’的结构，”小红帽眉头紧锁着，“成功了自然是好，失败了线索也会在老郑那边断掉——如果不是你的‘亡者交谈’能力过于离奇，特勤局那边想要把事情查到天使教徒身上都得费一番力气。”

于生点了点头：“事实上现在特勤局已经遇上新的麻烦了，他们只抓到那两个暴露出来的天使教徒，据说抓捕人员在南城那边盯梢了很久，都没有发现其他成员的踪迹——看来在你活着从博物馆出来的第二天，那些邪教徒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失控了，所有人都各自断线隐藏了起来，就那两个暴露的大概也是没想到自己的信息会泄露的那么干净，所以没跑掉。”

“……你钻进那个邪教徒的脑袋里都没找到他同伙的线索吗？”

“没有，那家伙把自己的心智保护得非常好，艾琳都凿穿他的潜意识防线了，他还能在梦境里给自己的同伙打码，”于生说着撇了撇嘴，显然有点不爽，“说真的，要是当时他梦里那个仪式没出问题，说不定再潜伏一会我就能发现什么了，结果那家伙惊醒了……看来当初用假冒伪劣材料导致仪式失败的事儿在他脑袋里是真的印象深刻。”

他这边话音刚落，原本还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的艾琳立刻就站了起来：“我对这种事儿印象也很深刻好吗！你从五元店里给我买

“你现在在孤儿院吗？我过去跟你说说情况，顺便商量一件事情。”

“我在呢……”

小红帽说着，结果话音刚落，便看到旁边不远处的一扇门突然被人推开，于生就带着胡狸从里面走了出来，手里还举着手机晃了晃：“那正好，还去上次那个房间？”

艾琳也从于生背后探出个脑袋：“嗨嗨，我们又来啦！”

小红帽：“……”

少女憋了半天，终于冒出一句：“你开门不能提前打个招呼吗？”

于生：“我刚才跟你打电话的时候顺便跟特勤局报备了……”

“我是说你跟我打个招呼！”小红帽瞪了对面一眼，“万一我正洗澡呢！”

于生一听顿时满脸尴尬，赶紧解释：“那不至于，除非随机传送，否则我只能开门到去过的地方，你又没带我进过你浴室——而且我又不是变态。”

艾琳一头槌撞在他膝盖上：“你还是别解释了，越解释越像个变态。”

于生：“……”

远瞳 · 作家说

抱歉抱歉，本章有个bug，已经修改过来。

啊啊啊最近肺炎发烧，烧的头昏脑涨的……

第190章 大病稳定发挥

东楼的接待室里，小红帽在听完于生带来的情报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思索。

几分钟后，她才长长地叹了口气：“‘童话’深处可能藏着一个晦暗天使，这真是我这些日子以来听到的最坏的坏消息——也就

后者仍然是那副一脸疲惫的样子，显然为亲人料理后事让他已经许多天没休息好了。

见到于生从卧室里出来，年轻人微微起身打了个招呼，随后便指着茶几上放着的热奶茶：“辛苦了，我刚买回来的。”

“额……谢谢。”于生也没跟对方多客气，坐在小红帽身边，俩人一起吸着奶茶。

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打破了沉默：“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于生和小红帽对视了一眼，后者略做思考之后轻轻点了点头：“确实找到点蛛丝马迹……不过我想先确认一下，你知道你叔叔的‘工作性质’吗？知道到什么程度？我是说……关于他收藏的那些东西，还有他平常接触的那些事情的‘特殊性’上。”

“知道一些，他跟我提起过‘奇物协会’，还让我见过一些……比较‘安全’的东西，”年轻人点头说道，“我知道他在跟那些不寻常的东西打交道，有时候还挺危险，其实我也有兴趣，当初甚至差点走了特勤局的外围招聘——但叔叔不让我干这个，他说我的好奇心太强，而且有个叫什么……哦，灵性天赋，属于高敏低稳型，干这个会很危险。”

“你叔叔说得对，高敏低稳又好奇心过强，那确实不能干这个，实习期可能都过不去，”小红帽叹了口气，“既然你知道这么多，那我就跟你大致透个情况吧——老郑可能是沾了极危险的污染，而且接触了非法秘教，但目前来看，他应该只是个受害者——我只能说这么多，回头特勤局可能愿意跟你这个‘家属’透露更多情况。”

年轻人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什么也没说，或者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生则打破了沉默：“你叔叔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都接触过什么可疑的人？做过什么可疑的事情吗？比如突然冒出来的陌生‘朋友’，或者突然有了什么此前从未有过的习惯、忌讳什么的。”

“我不清楚，”年轻人摇了摇头，慢慢说道，“我叔二十多年前就很少跟家里联系了，他当年在一家孤儿院里当义工，后来好像是遇上了什么事情，有说是感情上的，也有传言说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然后他就搬到这里一个人住了，那时候我还不怎么记事，这些事情都是听家里大人说的。”

说到这他顿了顿，又仔细回忆了一下，才迟疑着再次开口：“不过我偶尔也会收到他发的消息，非要说的话，他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挺高兴的，大概从两个月前吧，他说他心里的担子终于有机会放下了，最近他还说他计划过两天回家一趟，家里老房子里有个笔记本，让我帮忙找找看还在不在……但在那之后，他就出事了。”

“笔记本？”于生听到这瞬间心中一动，赶忙追问，“那你找到了吗？带过来了吗？”

“带来了，”年轻人说着，起身来到电视柜旁边，在一个黑色的行李箱里翻找着，片刻之后，他从箱子最里层翻出了一个深蓝色封皮的厚本子，将它拿到于生和小红帽面前，“就是这个——我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是原封不动带过来的。”

于生跟小红帽对视了一下，立刻接过这本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笔记，飞快地翻阅着。

那里面记录的大部分似乎都只是一些平平无奇的琐事，有日常备忘，还有作为孤儿院义工的一些见闻和工作记录，其中不乏一些能帮助于生了解二十多年前那座孤儿院情况的记载，但这部分内容显然跟他现在正调查的事情，跟老郑的死没什么关联。

这本跨越时间的笔记，或许只是年近半百的老郑突然想要回忆青春的一份“凭证”？

于生心里刚这么想着，眼角的余光便突然注意到了刚才翻过去的一页内容，他赶紧伸手又把那一页翻了回来。

原来那是一幅画——是笔记的主人自己用铅笔勾勒的，技术算不上太好，但显然画得很是认真。

被称作“白雪”的娇小女孩抬了抬胳膊：“别人捐的，走的阳光基金会的渠道，准备送到阅览室去。”

小红帽皱了皱眉，很认真地问了一句：“检查过内容了吗？”

“检查过了，没有男同，没有女同，阅读年龄十四岁以上的书内容都是正常异性恋，十四岁以下的不搞对象……”

“我没让你检查这个！”小红帽顿时瞪了白雪公主一眼，“你平常到底都关注些什么啊……”

“开个玩笑嘛，你最近总紧张兮兮的，”白雪公主笑了起来，“真的检查过了，书的内容没问题，没有篡改替换，也没有可能导致孩子们精神不稳定的诱导因素。”

小红帽无奈地摆了摆手，而就在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那只猴又开始翻跟头了。

白雪公主一听见这铃声就忍不住吐槽：“红帽姐，说真的你就不考虑把这个铃声换了吗？而且这是你从哪找的曲子啊，好几年了都不换……”

“当年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一个阿尔格莱德人，对方分享给我的，说是‘遥境’星域传出来的曲子，”小红帽随口说道，“我挺喜欢的，而且换了不习惯。”

一边说着，她一边接通了电话，下一秒便听到于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喂，是王佳佳同学吗？”

小红帽眼角顿时跳了一下，旁边的白雪公主则扯开嘴角：“啊，你真名暴露了啊？”

“去去去，”小红帽挥了挥手把对方赶走，然后又干咳两声，“咳，我不是说你——找我有事？”

听筒中传来于生的声音：“我从特勤局回来了，也跟他们说了老郑的事情，另外，这边抓到当初在白色展厅里搞献祭的天使教徒了，我从其中一人的脑袋里挖出来些东西。”

小红帽肉眼可见地脸色变化了一下，语气瞬间凝重起来：“你发现什么了？”

在黄昏洒下的晚霞中，东楼外墙的墙角处似乎漂浮着一片阴影——那阴影的轮廓看上去仿佛一片贴着墙面的荆棘，从墙根一路蔓延到了大概一米多高的位置。

小红帽皱了皱眉，立刻掏出手机拍了个照，然后才飞快地跳下秋千向那边跑去，她的身影仿佛在阴影中跳跃，几乎瞬间就到了墙角，但等她赶到的时候，那片荆棘一般蔓延上来的阴影却不见了。

她掏出手机，翻看着自己刚才拍下的照片，看到照片里一切正常，墙角并没什么荆棘状的影子。

错觉？因为黄昏光线不好所以眼花了？

小红帽几乎瞬间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灵界侦探这么多年，她学会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别轻易把那些一闪而过的违和之处当成什么“错觉”，因为在神秘学上，哪怕真的是“眼花”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当一幕景象被自己观察到的那一刻，它也是有其“现实干涉意义”的。

脚步声从旁边传来，小红帽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留着齐耳短发，看起来比自己小两三岁的女孩正抱着一摞书从附近走过，后者注意到了这边，好奇地停下脚步打着招呼：“红帽姐，你干什么呢？”

在孤儿院里，成为“家长”的成员之间都习惯以代号互相称呼，只有那些还没度过觉醒期的孩子，会被叫本来的名字——这是从很早以前便传下来的规矩，据说这样可以稳定觉醒期之后的“角色身份”，但具体有没有用，谁也不知道。

在“童话”组织里，类似这样的无人知道是否有效，但大家都认为可以用来稳定情况、延长生存期的“规矩”还有很多很多。

“我刚才看见一些古怪的影子，但扭脸就不见了，今天晚上最好安排人在这栋楼外面多转几圈，”小红帽随口说道，紧接着便注意到了娇小女孩怀里抱着的一摞书本，“白雪？这些书是哪来的？”

微微泛黄的纸页上，一个看上去大概二十六七岁的女子站在孤儿院的秋千架前，穿着朴素的长裙，平静温和地笑着。

于生皱了皱眉，下意识联想着这个出现在笔记上的年轻女子是谁，与死去的“老郑”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以及她为什么会出现在小红帽生活的那座孤儿院里——她显然是一个成年人，但却没有穿着理事会雇员的衣服。

然后他便听到身旁的小红帽突然“咦”了一声。

不等于生发问，小红帽便飞快地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长发，你帮我去拍个照，东楼陈列室墙上最中间的那张照片……对，就是那个‘灰姑娘’的，赶紧拍了发我。”

之后她便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她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于生凑过去一看，便看到一张照片正出现在屏幕上。

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与老郑笔记本上的画像几乎一模一样。

“这是……？”于生好奇地问道。

“多年前的一位灰姑娘……她活到了二十六岁，”小红帽看着笔记本上那个微笑着的身影，轻声说道，“孤儿院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一个——在她死后，‘灰姑娘’这个‘角色’一度空置了十年，直到十多年前，才有新的灰姑娘出现。我们都说是她用自己的生命暂时抑制了‘永恒舞会’这个子集的运转，虽然这说法并没什么根据。”

小红帽抿了抿嘴唇，接着说道：“据说，她当时甚至已经在考虑要不要试一下普通人的生活了。”

于生沉默地听着，抬起头，看向不远处的那张桌子。

老郑的遗像静静地立在那里——已经年近半百的他，脸上皮肤已经松弛，皱纹悄然爬上了眼角，眼底带着的疲惫之色仿佛记录着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跋涉。

他找了二十年“奇物”，想要对抗一个不断循环的诅咒，但到最后，输给了一场骗局。

他不是第一个尝试对抗“童话”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于生和小红帽站了起来，后者将那本笔记郑重其事地交还到了对面的年轻人手上。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于生沉声说道，“我们会帮老郑讨回一个公道的。”

“谢谢，”年轻人接过笔记本，他似乎想问些什么，但最后大概是回忆起了叔叔当年对自己的那份警告，还是忍了回去，只是对眼前的两位“侦探”摆摆手，“我就不送你们了，这边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收拾。”

“嗯，”小红帽点了点头，接着又想起什么，提醒道，“卧室地毯下面有些‘东西’，虽然理论上已经失去力量了，但你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它，等着专业人员来处理就行。”

“好，我明白。”

从公寓楼里出来之后，外面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霓虹灯彩照亮了这座巨大到仿佛没有边际的城市，狼群将于生和小红帽带到了附近最高的一处楼顶，于生站在这里俯瞰着界城，看到灯光在如林的楼宇间流转，庞大的城市在夜幕中继续喧闹着。

有多少人生活在这座怪异的城市里？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他们中有多少是普通人，有多少是接触了“另一侧”的侦探和调查员，有多少是城市的保护者和维序者，又有多少藏在那些灯光的阴影之间，如同某些狂乱无状之物的触角一般，窥伺着那些粗心大意的牺牲者……

于生第一次感觉，这座陌生的，古怪的，甚至诡异的城市，也是在有血有肉地活着。

小红帽打破了沉默：“我回去之后会继续调查，奇物协会总部那边要去一趟，老郑生前接触过的其他灵界侦探和调查员，我也打算去见见。”

于生：“需要我跟着吗？”

“不，”小红帽摇了摇头，“我想拜托你去一趟特勤局。”

于生这心里嘀咕着的同时，小人偶已经快要完成了那个复杂阵列的绘制，在她正准备完成最后一段的时候，百里晴忽然打破了沉默：“最后一段图案不要补充完整，画在另一张纸上。”

艾琳哦了一声，跑到另一张纸旁边认真地继续画着，于生在一旁却不由得有些惊讶，他抬头看了百里晴一眼，心说果然还得是专业人士——这种细节上的安全措施他是真没想过。

“可算画完了——MD累死我了，”又过了一会，人偶小姐终于完成了整个图案的绘制，她抬起头看了百里晴一眼，将两张纸递过去，“应该是没有错的。”

百里晴极为郑重地接过纸张，表情凝重地看了一眼两张纸上的图案。

“确实具备通灵术的基本要素……但关键节点被修改过，应该就是用于‘指向’那个沉睡中的晦暗天使的，这说不定有助于我们了解ta的本质——非常重要的情报，谢谢。”

艾琳顿时挺起胸膛，表情就逐渐嘚瑟起来。

……

小红帽漫步走过东楼和西楼之间的空地，在路过户外活动区的时候，她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并有些出神地看向某个方向。

在孩子们玩耍的沙坑附近，一个颜色鲜艳的秋千架映入了她的眼帘。

看着这秋千架，她不知怎的便回忆起了老郑笔记本中的那副画——以及那个站在秋千架前微笑着的姑娘。

这里应该就是老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但眼前的秋千架其实已经不是二十年的那一个了——之前的由于过度陈旧且存在安全隐患，在几年前就换成了如今这个新的。

小红帽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坐在秋千架上，轻轻前后摇晃着。

冬天，很冷，临近傍晚还有些风，这个季节在外面荡秋千并不怎么惬意，小红帽很快停了下来，而就在这时，她眼角的余光好像突然看到了什么东西。

百里晴则在默默听完之后思考了片刻，眉头微微皱起：“那些邪教徒教给老郑的‘通灵仪式’，那个用血绘制的图案，你记录下来了吗？”

于生听到呆了一下，表情有些尴尬：“额，这个我还真记不清了，主要是那图案本身也被清理过一次，已经非常非常淡了，也看不……”

他话没说完，一旁的艾琳便忽然眨了眨眼睛，高兴地举起手：“我记下来啦。”

然后小人偶看了于生一眼，紧跟着解释：“你当时‘走神’的时候地上那个图案亮起来了一下，虽然就亮了很短的时间，但我记下来了。”

百里晴立刻从办公桌上拿了纸笔递给小人偶：“你能画下来吗？”

艾琳费劲地抓着那根几乎跟她胳膊一样长的笔：“大概行，我试试看啊……”

一边说着，她一边弯下腰去，开始很认真地在纸上勾勒着一组由大量诡异符号和花纹组成的复杂圆环状图案——她一开始还很生疏，似乎是不太适应手中的笔，但很快她的动作便流畅起来，一个看上去便令人隐隐晕眩的圆环阵列在她笔下渐渐成型。

于生在一旁看着都傻了，半晌冒出来一句：“哎不是……你的记忆力有这么好吗？！平常也没见你能记住什么正事儿啊！”

艾琳一边费劲地勾勾画画一边头也不抬：“我是被封印导致忘了很多东西，又不是脑子也被弄坏了！正常情况我记忆力很好的好吗……哎，手太小了，画这玩意儿好费劲，于生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弄个正常尺寸的身体啊……”

于生听着小人偶的嘀嘀咕咕，第一反应却是忍不住看了这家伙的脑袋一眼，心里冒出个疑问——

仨艾琳，要么是用黏土跟藕捏出来的，要么是用螺纹钢和石头砌出来的……她这脑壳里真的有“脑子”这种器官吗？

于生皱了皱眉：“去特勤局？”

“去跟他们说一下老郑的事情——虽然事关天使教徒的情报本身就一定会引起特勤局的重视，但如果你亲自找上他们，那想必他们会更加重视。”

于生想了想，不太确定：“……会吗？”

少女一脸无奈：“……你平常真的就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

于生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很认真地点点头：“行，我明天就去。”

然后俩人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又过了几秒钟，于生才若有所思地开口：“你认为，‘晦暗天使’和‘童话’异域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小红帽很认真地思考着，过了好一会，她才摇摇头：“我没有思路——虽然许多事情都巧合地同时发生了，但它们之间缺少最关键的‘连接’。那些天使教徒找上了想要对抗童话诅咒的老郑，利用他把我引到了那间白色展厅里，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到底是盯上了什么？是盯上了我作为‘童话’成员的身份，还是只是在找一个有足够强度的‘牺牲者’？

“说到底……世界上的晦暗天使不止一个，我们到现在连那些天使教徒追随的到底是哪个‘天使’都不清楚，自然也没办法确定他们有什么目的。”

远瞳 · 作家说

感谢堕落魔女阿芙兰尔的白银盟~

第183章 于生的临时方案

于生对小红帽的回答并不意外，因为他自己也没什么思路。

从直觉上，他当然觉得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毕竟小红帽和老郑两个人都与“童话”异域有着纠葛，而那些天使教徒就盯上了他们

两个，白色展厅中的献祭显然是某种精心布置的“仪式”，其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就像小红帽说的那样，这两件事之间还缺少一个关键的“连接”，那就是天使教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献祭，总要有所求吧？他们选择小红帽作为目标，总要有理由吧？

莫名地，于生脑海中忽然回忆起了一件事，那是他在白色展厅与那被献祭的牺牲者“交谈”时，从对方口中听到的一处细节。

那两名天使教徒在执行仪式时所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救主脱离苦海……”

小红帽听到了于生的轻声嘀咕，下意识转过头：“你说什么？”

“天使教徒的目的，‘救主脱离苦海’，你应该还记得这句话，另外还有就是‘助祂降临’，”于生说道，“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童话’异域的某些特性，能够帮助一个被困在某个地方的‘晦暗天使’挣脱束缚？或者说……‘童话’异域整体甚至就是一个‘祭品’，能用来让晦暗天使降临？”

小红帽瞬间微微睁大了眼睛。

“权当是个思路吧，我去特勤局的时候也会跟他们提一下这件事情，”于生慢慢说道，“不管怎么说，现在解决‘童话’异域又多了一个理由。”

小红帽点了点头。

该回去了。

孤儿院的孩子们还在等着自己的家长，于生也得回去确认一下人偶和狐狸在家有没有搞出什么乱子。

“需要我送你回去吗？”小红帽回过头，若隐若现的狼群在她身边浮动着。

“不用，我直接开门走，”于生摆了摆手，而后就在要离开的时候，他又突然想起件事来，“对了，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晓晓也进入我那个‘梦境’了。”

前所知，根本没有哪个晦暗天使真的会理智地与信徒交流，更别提向凡人透露自己的‘名字’……事实上我们都没想过那些晦暗天使是有‘名字’的。”

于生皱着眉仔细寻思了一下，片刻后抬起头：“也就是说，这帮潜伏在界城的天使教徒有可能真的‘联系’上了一个能交流的晦暗天使，还打听到了其真名？！”

“但也可能只是那帮神经病的又一次妄想症，”宋成摆了摆手，“说不定只是嗑药嗑多了听到晦暗天使的一次低语，然后就把梦中听到的‘噪音’脑补加工音译了一下，给当成‘使者’的名字了。”

于生面色凝重，对宋成的这种说法不置可否。

“回头你们可以再试着审一审那个光头，”他慢慢说道，“那家伙的心志已经被击破过一次，梦境中的秘密也暴露了，破了防的人再次破防会更容易，说不定能审出点什么——比如他的同伙，还有‘An-Ka-Ai-La’这个词到底是从哪来的。”

“这件事交给特勤局，常规的审讯流程还是我们更专业一点，”百里晴点了点头，接着目光落在于生身上，“那你接下来……”

“那座孤儿院，”于生轻轻吸了口气，“那帮天使教徒不可能就这么安分下来，如果他们的‘主’真的是被困在了‘童话’里，那他们绝对还会再出手的——小红帽遇到的那个陷阱，甚至可能仅仅是某种‘初期测试’。”

第189章 荆棘阴影

在离开特勤局之前，于生顺便将自己在老郑那边调查到的一些细节告诉了百里晴。

听完老郑的遭遇之后，一旁的宋成便露出了愤愤不平的样子，即便是领导在场，他还是忍不住骂了句粗话：“TMD这帮天使教徒干的从来都不是人事……”

涉及到“晦暗天使”四个字，哪怕是特勤局的局长，也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有没有搞清楚那些教徒追随的晦暗天使具体是哪一个？”百里晴突然问道，“名字或特征，有线索吗？”

“他们在祈祷仪式中反复提起一个词，发音大概是这样的，”于生清了清喉咙，一边回忆着一边发出那个古怪的读音，“An-Ka-Ai-La——大概就是‘安卡艾拉’这么个音，但中间还有一些短暂的颤音和回声，我发不出来，而且也不确定那到底是真正的读音还是那帮邪教徒为了仪式感在给自己加戏——因为他们的祭祀仪式到最后还失败了，虽然也可能跟他们用了假冒伪劣的香薰蜡烛有关……”

宋成：“……？”

宋成压根没听懂于生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百里晴的注意力则放在了那个发音古怪的单词上，她微微皱眉，下意识重复着：“An-Ka-Ai-La，安卡艾拉……”

“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于生顿时一脸好奇。

“不，我没有印象，但这是第一次，我们听到了一个晦暗天使的‘名字’，”百里晴语气严肃，“在今天之前，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晦暗天使，都只是‘代号’，比如‘美神’，或者‘赫卡之星’、‘树天使’，这都是在它们降临的时候，最初的记录者根据其特征而起的代号，但‘安卡艾拉’这个词……无论如何都不像是一个代号。”

于生瞬间就理解了百里晴这句话的意思。

他有些疑惑：“那其他的天使教徒是怎么称呼自己追随的‘使者’的？比如你刚才提到的美神和赫卡之星，这两个晦暗天使应该有自己的信徒吧……”

“他们也直接称代号，”宋成在一旁说道，“比如直接用‘美神’这样的称谓，因为天使信徒最初也只不过是陷入疯狂的普通人，虽然他们狂热地宣称自己能听到‘使者’的声音，但就我们目

正准备骑着狼离开的小红帽瞬间停了下来，疑惑地看着于生，过了两三秒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你是说那片灰暗的荒原？！”

“对，”于生点了点头，“就中午的时候，她说她在午睡，然后落进了黑森林里，在被狼追赶的时候不知怎么就逃到了那片荒原上，我和她待了一会，小姑娘倒是没有害怕——从结果上，她还躲过了黑森林的一次侵蚀，算是好事。”

小红帽眨了眨眼睛，神色间带着思索：“这么说的话……我出门前晓晓已经醒了，她当时确实在兴致勃勃地跟朋友们说自己做了个什么怪梦，不过我当时急着出发，就没怎么在意。”

“你还记得自己进入那片荒原时的情况吗？”于生好奇地问了一句。

小红帽皱起眉，认真回忆着：“……似乎也是在进入黑森林的时候，当时遇到了狼群，正准备躲起来，结果刚跑出去两步就突然恍惚了一下，脚底一晃就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不认识的草地上了。”

两人面面相觑，而后各自若有所思。

……

虚幻的大门凭空开启，于生的身影从门中迈步走出。

脚刚踩在家里的地板上，他就听到了胡狸开心又含糊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恩公你回来啦！”

于生循声看去，便看到胡狸正坐在一旁的餐桌前，拿筷子卷着面条，卷得跟鸡腿一般在那啃着，啃得脸上都是酱汁。

紧接着又是艾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咋样？事情还顺利不？我离开之后你们又发现什么新线索了吗？”

于生回头一看，看到三个艾琳正扎堆坐在茶几上，其中两个艾琳趴在电脑前，一个负责敲键盘一个用两手抱着鼠标，两具身体配合着一通操作猛如虎，剩下一个艾琳正仰起头，好奇地看着这边。

“老郑的事情还挺复杂，回头我跟你细说，”于生一边随口对小人偶说着一边把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过去给胡狸擦了擦脸，结果刚擦到一半就皱了皱眉，“你是不是又用尾巴擦嘴了？”

“恩公你怎么发现的？”

“废话！这条的尾巴尖都炸酱色儿了！”

“……嘿嘿。”胡狸顿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顺手把脏掉的尾巴拽了下来，跑去扔进了卫生间的洗衣机里。

于生看着一愣一愣的：“……你的尾巴能用洗衣机洗？！”

“能啊，”胡狸一脸理所当然，“尾巴岂是如此不便之物？”

于生眼角抽了一下，似乎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最近家里刚洗完的衣服上面也总是能找到狐狸毛了……

但他已经习惯了类似的奇奇怪怪的状况，随口念叨了几句便对人偶和妖狐说道：“好了，吃饭的玩游戏的都先停一下，我说个事。”

“我这不用停，专门匀出一具身体听着呢，”背着画框的艾琳从茶几上跳了下来，啪嗒啪嗒地跑到于生面前，仰着头，“啥事？”

“我可能找到暂时让小红帽和孤儿院里的其他孩子们免受童话影响的办法了，”于生一脸严肃地说道，然后想了想，又调整了一下说法，“或者换个说法，是找到了一个让他们在受到‘侵蚀’的时候‘紧急避难’的办法。虽然目前还只是个思路。”

这句话一出来，艾琳顿时一脸惊奇：“啊？什么办法？”

“你们还记得晓晓也进入我那个‘梦境’的事情吧？”于生在胡狸旁边坐了下来，一脸认真地说着，“刚才我跟小红帽核对了一下情况，发现小红帽也是在进入黑森林并且被狼追逐的时候‘跳频’进入那片荒原的，再联系到当初胡狸也是在被饥饿侵蚀到危险阶段的时候突然出现在那片旷野上，所以现在我有个大胆的猜测……”

的，靠墙的地方摆放着必要的文件柜和几个显示屏，房间中央是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除此之外便看不见什么陈设了，只有办公桌后面的一扇巨大落地窗很引人瞩目——那扇窗外好像笼罩着一层永恒的迷雾，迷雾深处的风景不断变幻，有时候是城市剪影，有时候看上去却是遥远的山水、田野，甚至一望无垠的海洋。

守卫人员以及在办公室接应的秘书、助理之类无关人员很快退出，偌大的房间里很快便只剩下了于生一行、百里晴以及原本想走但被局长命令留下来的宋成。

“你现在可以说了。”百里晴看着于生，脸色平静地说道。

于生点点头：“嗯，我就开门见山了——那群邪教徒崇拜的疑似是一个正处于沉睡或受困状态的晦暗天使，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天使’恐怕就被困在‘童话’里。”

宋成表情肉眼可见地僵了一下，几秒种后嘴角动了动：“……你这‘山’也太突然了点……”

于生仿佛没听到宋成的咕哝，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我潜入了那个天使教徒的梦境——因为找到了其意志中的漏洞，他在梦境中基本上没有设防——

“我目睹了他们的一次集会，以及一次典型的祷告仪式，他们不止有目前被你们抓住的两人，还有若干成员隐藏在暗处；他们在提到自己追随的‘使者’时，提到其正在沉睡，需要被‘救出苦海’，他们还提到了‘挣脱外壳’这样的说法，这也是我猜测他们的‘主’是被困在‘童话’里的原因……

“此外，我还听他们提到‘容器’，这似乎对他们的主成功降临或脱困有很大影响，容器的要求很高，那个被他们蛊惑的奇物协会成员已经受到晦暗天使的影响，原本会逐渐变成一个虔诚信徒，却因为不符合‘容器’的标准，所以就被他们‘处理掉’了，理由是不合标准的人一旦皈依，会干扰了‘主’的降临……”

于生飞快地一条一条说着，宋成眉头渐渐紧锁起来，就连百里晴这样平常都没什么表情变化的人，此刻眼神中也多了几分凝重。

于生却只是起身之后平静地看了对方一眼，片刻后沉声开口：“An-Ka-Ai-La——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却没想到他这话一说出口，那邪教徒竟勃然大怒，甚至硬扛着禁锢装置释放出的电流猛地扑了上来：“你这肮脏的嘴不配念出祂的……”

这天使教徒刚扑出去一半，一条银白色的大尾巴便破空而来，凌空一抽就把他打飞在旁边墙上，于生都没看清怎么回事，胡狸已经化作一道残影追扑上去，抡起那天使教徒的腿就往地上噼里啪啦连着摔打了几下，最后随手将其往地上一扔，结果看见那人出的气已经比进的气还多，她又赶紧手忙脚乱地甩治疗术……

妖狐少女全程一个字都没说，突出一个前半程高冷不屑开口，后半程慌得一比不知道说啥。

艾琳在旁边看着都傻了，目瞪口呆地看着胡狸：“……你动手挺快啊。”

“治好半条命就行，剩下的交给特勤局，”于生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上前拍了拍胡狸的头发，接着便转头对着墙角的监控点了点头，“我这边忙完了。”

片刻功夫，他便听到那扇厚重的闸门内部传来咔咔的机械运转声，宋成与百里晴的身影随之出现在大门外——两人身旁还站着好几个全副武装的守卫人员。

于生带着胡狸和艾琳快步走了过去，在宋成开口之前他便脸色严肃地飞快说道：“找个清静地方，问题比较大条。”

百里晴深深看了于生一眼，立刻点头：“去我办公室。”

又是一阵如同穿过移动迷宫般的“旅程”，于生一行人沿着这栋诡异“大楼”里的各种通道、电梯和空房间穿行了许久，才抵达了目的地。

整个特勤局最“神秘”的地方——百里晴的办公室。

但出乎于生预料的是，这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华丽或气派，虽然整个办公室的面积确实挺大，但偌大的房间中几乎就是空荡荡

他的话没说完，艾琳已经反应过来：“也就是说，跟你建立‘联系’并获得进入那片荒原‘权限’的个体，一旦遇到致命危险，其意识会被动地进入那片荒原‘避险’？”

“目前只是个猜测，”于生点了点头，但言语间还是很谨慎，“具体的生效机制和‘有效度’还需要验证，但就目前看来，胡狸、小红帽和晓晓都是在类似的逻辑下进入那片荒原的。”

胡狸这时候也反应过来，好奇地看着于生：“所以恩公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暂时还没办法把整个‘童话’异域给解决掉，但如果能把目前受到童话影响的孩子们先保护起来，那也是个巨大的进步，”于生说道，“而且即便不成功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顶多就是我回来多喝两碗红糖水……”

于生最后一句话的说法让艾琳有点无语，小人偶嘀嘀咕咕：“那两碗可不一定够，你还不如‘睡’半个钟头。”

于生摆了摆手：“这都是小问题。”

“行吧，小问题，那接下来说说大问题，”艾琳瞥了于生一眼，“你打算怎么‘操作’这件事情？”

“怎么操作？”于生一愣，“还能怎么操作，就最简单的，让他们接触我的血呗……”

艾琳顿时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于生：“你的意思是，你要把几十个未成年人集中到一起，出于效率考虑可能还得让他们围成一个圈什么的，然后你一边绕着圈走一边放血，把血涂在孩子们身上……对吧？”

于生还是没反应过来，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人偶：“这有什么问题吗？”

艾琳：“你再脑补脑补这个画面？”

于生有点醒过味来，皱眉开始寻思。

旁边胡狸用尾巴拍了拍他的胳膊：“恩公，在我们那儿，正规的巫血之术都不能这么搞的，这么干的通常是邪修——搞一半就会

让治安仙人抓走了，起码判三百多年。”

于生终于反应过来了，表情却有点呆滞：“那这听上去确实画风有点不对，孤儿院里的孩子们能答应，那些理事会派过去的安保人员恐怕也得给我举报上去……”

“所以还是得想个正常点的办法，”艾琳摊开手，“起码不能是画风这么邪性的。”

于生继续皱眉，继续开始使劲寻思。

他寻思了好长时间，突然间灵光一黑。

“这么着吧，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挨个涂血可能确实不太合适——那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吃毛血旺行不？”

艾琳呆滞地眨了眨眼睛。

片刻后，反应过来的人偶小姐直接跳了起来：“我怎么感觉这事儿更TM邪性了！”

于生撇了撇嘴，又扭头看向身旁的狐狸姑娘：“你觉得呢？”

胡狸却只是直愣愣地看着于生，两秒钟后口水就下来了：“恩公，我可以先尝尝。”

艾琳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俩人（），作为梧桐路66号正常三观的顶点（自认为），她感觉这件事好像有点过于炸裂了。

虽然平常这座房子里炸裂的事情就一向不少。

幸好，在小人偶再次跳起来之前，于生忽然又拍了拍脑袋：“等等，还是得从长计议，毛血旺也不太行。”

艾琳顿时松了口气：“我就说嘛，你这人……”

于生：“小孩子可能吃不了辣。”

艾琳：“……你这人到底是有什么大病！！”

第184章 审讯

上午十点十五分，宋成再一次来到了关押着高危囚犯的收容区。

第188章 天使的名字

于生眼前的景象再一次剧烈震荡起来，并伴随着一连串混乱的惊呼和刺耳的噪声，似乎是那正陷入梦境的邪教徒在回忆中陷入了剧烈的情绪激荡，而伴随着这强烈的情绪变化，于生惊愕地看到整个梦境并未第一时间崩溃，反而开始展露出一些……

令人难以想象的，惊悚不安的情景。

他看到眼前的废弃仓库坍塌了，连带着整片大地和天空也在渐渐开裂，那些原本围绕在祭祀场周围的黑色身影一个接一个地融化在空气里，又化作巨大的云团升腾、膨胀，原本被隐藏在邪教徒潜意识中的某些东西因梦境失衡而“泄露”了出来，在于生这个“寄生者”眼前肆意舒展着自己的存在——

于生看到一个庞大的投影，像一枚巨大的卵，漂浮在废弃仓库撕裂之后形成的残骸碎片上空，他又看到那“卵”的表面泛起金属一般的质感，并有无数闪烁微光的、仿佛眼睛一样的结构在其一条条棱线和凹槽中明灭不定，他听到那东西在嗡嗡作响，就像里面运行着某种庞大的机械结构……

而下一秒，这个漂浮在半空的巨卵又爆裂开来，无数的血肉从其深处疯狂滋生出来，怪异的触须从它的一道道裂口中向外涌出，从天空垂下，在空气中盲目摆动，紧接着，于生听到了新的声音——那是婴儿的啼哭声……

摇晃，震荡，尖啸，于生猛然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在剧烈下坠，而当下坠感传来的一瞬，他听到了艾琳的一声惊呼：“卧槽这货醒了！”

现实世界的触感骤然回归，于生猛地睁开了眼睛，仿佛窒息的人突然得到空气般深吸了口气，而几乎同一时间，他又转过头，看到了不远处那个同样猛然睁眼并剧烈喘息着的天使教徒。

惊恐与愤怒之色浮现在那光头男人的脸上，这一刻，他终于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仿佛看透生死、凌驾凡人一般的眼神，他死死盯着于生，像是下一秒就要扑上来。

彩，烟雾升腾起来了，仿佛某种凝实的帷幕般环绕在黑影们周围，他们饮下可疑的液体，开始齐声念诵——

“我们向您祝祷，愿您早日挣脱；

“我们向您祝祷，愿您早日醒来；

“我们向您祝祷，愿您早日降临；

“我们念诵您的名，让您在这念诵中找到醒来的路，我们念诵您的名，正如您从那湮远无尽之路上启程时所听的——

“An-Ka-Ai-La——母亲与摇篮，希望与未来！

“庇护者！安抚者！最初与最终的照料者！念诵者！抚慰者！婴儿与孩童的哺育者！

“An-Ka-Ai-La！

“您和您所庇护的，终将挣脱那外壳——为您降临而准备的国度，就要敞开了……”

教徒们祝祷着，如同被同一个心智控制般极其整齐地念诵着，同时不断重复着一个发音古怪的词汇，而随着这怪诞令人不安的仪式，于生看到屋顶上悄然裂开了一个洞口，一条可怖而丑陋的触须从那洞口中探了出来，发出令人头痛欲裂的噪音和嘶嘶啦啦的摩擦声响。

教徒们瞬间陷入了某种狂热，即便看不清他们的面容，那种喜悦之情也仿佛凝成实体，充盈着整个祭祀场所。

然而就在那条触须即将触碰到教徒们，即将降下新的“赐福”的时候，地板上那些燃烧的蜡烛突然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响——似乎是杂质过多导致了爆鸣，原本整齐抖动的火焰随之失去控制，由烟雾升腾凝聚而成的、象征着某种“边界”的帷幔也陡然间撕裂，消退。

那条触须发出一阵刺耳的啸叫，眨眼间消失在空气中。

纯白而无任何装饰的走廊在视野中延伸，明晃晃的灯光从屋顶均匀洒下，走廊两侧每隔一段距离便可以看到一圈镶嵌在墙壁、屋顶与地板中的暗红色灯光，全副武装的守卫在走廊两端的丁字路口警惕把守，又有大量感应器、监视器和哨戒武器隐藏在屋顶的大量警戒模块内部。

在走廊上，每隔数米便可以看到一扇厚重的闸门，其中一部分闸门上方亮着绿色的灯光，而另一部分，灯光则呈现出刺眼的鲜红。

这里是特勤局级别最高的“监狱”之一，专门用来关押那些最危险和最容易逃脱的“人形囚犯”，能有资格进入这里的，要么是已经在交界地造成过重大破坏，等待审判的犯罪人员，要么是有着巨大潜在威胁，放出去就值得被七八个势力联手通缉的危险分子。

天使教徒，当然很适合关押在这里面。

宋成来到了位于走廊尽头的一座闸门前，看了一眼门上的灯光以及旁边墙壁上屏幕所显示的信息，对跟随在自己身旁的收容区守卫点了点头：“那家伙状态怎么样？”

“平静，无活动记录，无自残或越狱尝试，”穿着全套护甲，连面孔都隐藏在厚重面罩内的武装守卫闷声闷气地说道，“除了必要的吃喝拉撒之外，囚犯就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似乎是在进行长时间的冥想。”

“心智监控和屏障装置有什么反应？”

“所有安保系统正常运行，可以确定囚犯无法沟通任何隐秘存在或与同伙交流，”武装守卫接着说道，“我们监控到他有几次像是无声祈祷的举动，但没有感应到任何超自然力量出现，那应该只是单纯的祷告行为。”

“嗯，”宋成轻轻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另一个呢？”

“单独关押在B区，那边和这边的情况一样，囚犯安静，沉默，没有出格举动，但也拒不配合，几次常规审讯和催眠都没有撬

开他们的嘴——老实说，这些‘教徒’的心智屏障确实相当坚韧。”

“很正常，毕竟他们信的是那玩意儿，有时候不是心智屏障坚韧，而是这帮疯子压根就已经没有正常人的心智了——但该审还是得审，”宋成说着，呼了口气，“打开这扇门，我要再跟里面的家伙‘聊聊’。”

“明白，”武装守卫点了点头，上前开始操作闸门的闭锁机构，“交流时间一小时，期间所有安保系统会高度敏锐，请您注意安全，以及注意控制情绪波动。”

片刻之后，那扇沉重的闸门内部传来了一阵逐渐低沉下来的嗡嗡声以及机械装置泄压的嘶嘶声响，伴随着轻柔的系统提示音，银白色的合金大门缓缓向两旁退开，露出了里面用来关押囚犯的“房间”。

一道半透明的蓝色“光幕”将囚室隔成了两个部分，靠近闸门的“外侧”空空荡荡，光幕另一侧则有最低限度的床铺和一把椅子，整个房间所有东西——包括墙壁屋顶和地面——都被一种坚韧而略带弹性的材料包覆着，而在屋顶上又可以看到数个极其坚固的半球形装置，偶尔有红光或嗡鸣声从那些装置内发出，带着冰冷与警告的意味。

一个穿着白色囚服，脖子和双手都被某种先进束缚装置控制，身形高瘦的光头男人正静静地坐在那把灰白色的椅子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对面光秃秃的墙面。

沉重的闸门在身后关闭，宋成来到那道光幕前，伸手按在其表面，几个呼吸之后，光幕消失了，他则径直走向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囚犯——两名被捕获的天使教徒之一。

光头囚犯终于从那光秃秃的墙壁上收回目光，抬头看了宋成一眼，眼神中无悲无喜，平静得仿佛已经超脱了尘世的一切情感与欲求。

“与那个奇物协会成员交涉多花了些时间，我要谨慎一点，以防止他产生怀疑，”于生所寄生的这个视角开口回答着，“他现在刚刚接触主的引导，还不够虔诚和坚定，仍处于对我们有所戒备的状态。”

于生瞬间集中了注意力：他们在谈论“老郑”的事！

“嗯……进展顺利吗？”这时另一个身影开口问道。

“一切顺利，目标人物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对抗‘童话’的办法，他对这条道路的渴求超过了一切，尽管还有怀疑，但我相信他最近已经在尝试我留给他的通灵术——主的力量已然在他的心智中生根，‘皈依’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真的要接受这样一个‘皈依’者吗？”又有一人在角落中说道，“他并不是合格的容器，只是恰好满足我们现阶段的需求罢了，如果他真的皈依为虔信者了，再加上他与‘童话’的联系，反而可能会干扰到主的降临过程……”

“事情了结之后，就处理掉，”最初开口之人说道，语气淡漠，“能够为主的降临提供一定帮助已经是他莫大的荣耀，保持着无罪之身死去是主对他的恩德——而且这种在大组织中有身份的人，一旦暴露了麻烦会很大，不能留太久。”

其他几个身影立刻纷纷点头，表示赞许。

这件事便这么定了。

而后，于生忽然感觉眼前的场景一阵晃动，这梦境中的环境又改变了——

仍然是在那间旧仓库的管理室内，但周围晃动的黑影不知何时变换了位置，好像是按照特定的方位排列在那些蜡烛周围，一个黑影上前，在那些蜡烛的火光中添加了某种香料，随后这些身影又弯下腰来，彼此配合着将血涂抹在地上。

他们念诵着晦涩难言的咒文，虔敬地祷告着，烛火摇曳，伴随着祷告声渐渐摇晃成为统一的频率，香料在火光中弥漫起诡异的色

周围没有灯光，但有阳光从高处的几个窗口洒下，时间应该是在清晨或傍晚，仓库里有些角落看上去格外黑暗，却不知道是现实中便如此，还是邪教徒的记忆对这部分回忆场景进行了“屏蔽”……

有额外的脚步声从附近传来，迅速吸引了于生的注意力。

他看到自己目前所“寄生”的这个视角在谨慎地左右观察，而后好像是看到了某处金属罐表面的暗号，视角的主人似乎安心了一点，随后绕过巨大的金属罐，从仓库尽头的通道进入了一间密室——密室中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还在地上摆放着造型古怪的、点燃的蜡烛，又有数个身影站在蜡烛周围，似乎已经等待了很久。

数个身影?

……藏在界城的，崇拜某个神秘晦暗天使的“天使教徒”果然不止被抓到的这两个人!

于生心中一动，下意识地看向那几个身影，想要分辨他们的面容。

然而下一秒，他便发现那每一个人的脸上都仿佛笼罩着一层黑雾，甚至连其全身都被一种模模糊糊的扭曲感遮罩着，不管怎么努力也看不清楚。

隐隐约约的排斥感忽然传来，于生心里一紧，赶紧停下了这种容易暴露自身存在的“注视”。

其他成员的面容和身形都被隐藏了……是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就用了某种方法来隐藏自身，以防止某个成员被捕之后暴露他人？还是某种根植于潜意识中的“保护机制”，让这个被抓到的邪教徒哪怕是在最放松警惕的梦境里，也会主动给自己的同伙“打码”？

于生不动声色地思考着，同时继续降低自身的存在感，观察着这些神秘身影接下来的举动。

“你来晚了。”

其中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似乎转过头来，看着迟到的成员。

“你又来了，”天使教徒淡淡说道，“被困在囚笼中的可怜人。”

“在你眼中，我是被困在某个囚笼里，对吗？你们把现实世界当做囚笼——而你们的主，被困在另一个笼子里，”宋成丝毫没有在意对方言语中的冒犯，只是面无表情地说着，“再看看你自己吧，你不也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我确实暂困于此，但我享受着远超你理解的自由与平静，”教徒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而我的主，祂的‘受困’乃是更加崇高的‘受难’，祂终会按照约定挣脱束缚，在这可悲的尘世中降临，那时候，虔诚的人就有福了，你这样愚钝的人自然也会有相匹配的苦难。”

宋成不为所动，只是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好奇：“我突然有点在意，你和你的那个同伴，你们追随的到底是哪一个‘天使’？据我所知，晦暗天使有很多，天使教徒其实也分了许多个派别，有的同时信仰好几个，有的则坚定追随其中之一……你信的是哪个？”

“你开始展露出对我主的好奇，以审讯的形式，你向我了解主的秘密，然后你会渐渐展露出对我们的信仰感兴趣，向我求取更多的教诲，再然后你会表现得像是受到了触动，甚至开始主动聆听那些‘声音’——几天后，或者更谨慎一点，十几天后，你会表现的像是一个私下里受到了我主影响的‘受训者’，像是一个自己人。”

天使教徒平静地说着，仿佛在描述一系列虽未发生，但在他的“观测”中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事实，同时注视着宋成的双眼。

而后，他的身体微微前倾：“我会在第七天或者第八天的时候放松戒备，并在这个过程中向你透露太多与我主以及我的同胞有关的秘密，而你，会把这些秘密告诉你的上司——省些力气吧，理智阻断剂的气味都快从你的毛孔中渗透出来了。”

宋成脸上表情仍然没什么变化，似乎对眼前这个邪教徒的“揭穿”没有丝毫反应，他只是沉默了几秒钟，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挺好，看样子你经验还挺丰富的——但你那个同伴的经验就比较一般了。”

“哦，那么是第二条路线，你将我们分别关押，就是为了让我们怀疑另一人的忠诚和虔信，”天使教徒摇了摇头，“你们的手段比我想象的简单。”

宋成紧紧盯着眼前这个看上去无悲无喜，仿佛已经脱离了凡人种种弱点束缚的“天使教徒”，对方那颗光溜溜的脑袋此刻看上去格外刺眼而令人不快。

片刻后，他轻轻呼了口气，直接在旁边的床铺上坐了下来。

“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确实不是一个审讯专家，但会有更专业的人来完成这个工作的，至于现在……咱们就聊聊，纯聊天。”

……

一小时后，囚室的闸门打开，宋成从里面走了出来。

全副武装的守卫人员从一旁走来：“您问出什么了吗？”

“还TM跟上次一样，嘴巴硬的跟什么似的，我都怀疑哪怕是有一天真的世界末日宇宙快爆炸了，天地间还能剩下这帮天使教徒的俩嘴片子在那杵着寿与天齐，”宋成一边毫无风度地骂街，一边从兜里摸出烟来叼在嘴上，“而且这个好像还有点特殊本事，能推演出我任何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之后的‘事件走向’的，怪不得之前的审讯专家都拿他没办法。”

“……是个‘先知’？”

“不好说，没听过哪个‘先知’能跑来当天使教徒的，而且真要是先知怎么可能被咱们轻易抓到？我觉得这家伙更有可能是受到他背后那个‘天使’的影响，获得了一些灵视类型的力量……我真是倒了霉了。”

武装守卫默默听着，在宋成即将点燃打火机的时候伸手拦住：“……领导，这儿不让抽烟。”

宋成愣了一下，表情尴尬地把打火机和烟又收了起来。

凝重的同时又继续开口问道，“倾向于实体？”

“不像实体，实体的能量特征较为单一，没有这么复杂，也不会有这种突破监测的情况出现。”

百里晴难得脸上犹豫了一下，沉声开口：“……晦暗天使呢？”

技术员脸上瞬间露出了惊愕乃至有些惊悚的表情，但在看到局长脸上认真平静的表情之后，他还是咽了口口水，没有多问多想，老实回答：“不，不像，至少在现有数据库里对照不出来。而且说句技术之外的话——如果真是晦暗天使的力量进入了现实世界，那此时此刻起码这一层楼已经不剩几个活人了。”

百里晴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凝重地看着监控上的三个身影。

先是自认为是人类的“于生”，然后是极有可能来自“世界之外”的胡狸，现在是那个超出系统认知的人偶“艾琳”……这个“旅社”，果然是没有一个正常的。

“继续记录，”片刻之后，百里晴轻轻舒了口气，“然后，今天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列为机密。”

……

于生跟随着那个视野，在空荡荡的废旧仓库中慢慢向前走着。

他按照艾琳交待的注意事项，尽可能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不去看无关的角落，不去尝试控制自己现在的这具“身体”。

那个光头的天使教徒正在“做梦”，行走在艾琳为他编织的、适于回忆的场景里，他已经暂时遗忘了自己被捕获的经历，但如果他察觉到自己的思维里还藏了个人，那恐怕瞬间就会惊醒。

在有限的视野中，于生仔细打量着这个地方，听着周围的动静。

能听到车笛声，但十分遥远，这里离繁华城区看来有一段距离，视野中能看到许多堆积着的罐装容器，还有管道从上方的钢架垂下，一些金属罐上还能看到被磨损或污垢覆盖的危险标记……化学品仓库？

第187章 仪祭之梦

与囚室相隔不远的另一处房间内，宋成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看着屏幕上显示出来的画面，以及画面旁边另外几个显示器上分别呈现出的诸多读数和带有滤镜的逐层分析视频。

百里晴则坐在一旁，面色平静地看着那些画面。

“局长，您刚才看清楚了吗？”宋成微微回头，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百里晴，“那个人偶刚才出手的时候……”

“我看到了，”百里晴淡淡说道，“某种性质不明的，具备现实体积的‘丝’，可以同时作用于肉体与精神，但……和我印象中爱丽丝人偶所用的丝线不一样。”

宋成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目光重新放在眼前的监控画面上。

在于生跟那个邪教徒“讲道理”的时候，他并不感觉意外，在于生和胡狸将那个邪教徒连续治愈三次又“批判”三次的时候，他和百里晴也没什么反应——毕竟一个行动大队队长，一个特勤局局长，都是见惯了腥风血雨的人，虽然诸多职责和规矩在身，但面对邪教徒的时候下死手也是常有的事，于生这只管打不管问的“审问”方式虽然画风清奇了点，对他们而言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在艾琳出手之后，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

“刚才设备记录到一系列特殊的能量尖峰，”一名穿着技术人员制服的中年人坐在不远处，一边留意着设备记录的数据变化一边说道，“波形很古怪，特征不符合我们记录中的任何一种‘力量’，包括古圣灵们降下的赐福，或者那些‘修道者’掌握的法术。”

技术员一边说着，一边将波形图切到了宋成和百里晴面前的屏幕上，他们看到一连串剧烈震荡的曲线出现在坐标图中，曲线的许多部分甚至超出了坐标轴的极限，又有一组三维图形出现在坐标轴旁，上面复杂变换的曲面令人眼花缭乱。

“……许多特征点甚至超出了仪器检测范围，”百里晴眉头渐渐皱起，眼角的余光扫过监控主画面上的人偶“艾琳”，神色略显

而就在这时，他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掏出手机一看，宋成脸上前一秒还挂着的愤愤之情瞬间收敛，赶紧一边接通一边在脸上挤出笑来：“哎，局长？没没，我这正好清闲下来，您说您说……啊？”

宋成脸上的表情忽然间有点古怪，他拿着手机听了几句，有些迟疑地开口：“告诉他啊……这合适吗？让他参与进来的话……毕竟也不是咱特勤局的内部人员是吧……那行，既然是您的判断，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宋成有点发愣地看着屏幕，似乎心情有点微妙。

一旁的武装守卫正透过防护面罩好奇地看着这边。

宋成摆了摆手，示意守卫暂时待命，而后自己拿着手机走到一旁，略作犹豫之后拨通了一个号码。

片刻等待之后，话筒中传来一个声音：“喂？宋队长？”

“咳咳，于生啊，”宋成干咳了两声，“跟你说件事——还记得你之前提供线索的那两个天使教徒不？特勤局这抓到人了，我们局长让我问你一声，你有没有兴……”

他话音未落，话筒里就传来一个急匆匆的声音：“有！”

宋成愣了一下：“额……那行，我带人去接……”

“派个人来54-1/2层接一下，我已经到了。”

第185章 讲道理……

电梯门一开，宋成便看到了于生领着他的俩团伙成员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中——艾琳坐在于生肩膀上，胡狸站在一旁，但比起眼前熟悉的面孔，宋成的目光还是很快便落在了于生手里拎着的东西上。

那是一根看起来就凶神恶煞的“棍棒”，螺纹钢上焊了几个圈，上面满是刀片铁钉和生锈的金属断茬，宋成这么些年一线经验可谓是见过无数稀奇古怪的“凶器”，但看到这玩意儿的第一反应

仍然是眼角一抽，觉得这东西拍个照传出去都得打码——真是看一眼都疼。

于生就这么拎着他的破伤风之杖从电梯里走了出来，一脸兴奋地看着宋成，那模样仿佛瞌睡得着了枕头：“那俩天使教徒在哪呢？”

宋成整个人都有点发懵，说实话，当初局长把于生请到特勤局的那天他就知道对方迟早会跟回家一样出现在总部大楼里，但他可没想到这家伙来的时候还会带着这么个玩意儿，他的注意力净放在那根棍子上了：“……你先说说你手里这是什么玩意儿？警卫没拦你？”

于生闻言一愣：“警卫？什么警卫？”

宋成一拍脑门：“哦对我忘了你根本没走正门……”

于生乐呵呵地笑着，抬起那根破伤风之杖在手里掂了掂——上次回去之后他又给这根很好用的战棍改造了一番，现在它顶上多了起码一倍的钉子跟钢筋——然后把这玩意儿伸到宋成面前：“这是待会要用到的妙妙工具。”

这骇人的棍棒在眼前晃了晃，宋成眼角的余光便看到那螺纹钢靠近头部的位置竟赫然还焊着两块金属板，每块金属板上都烧蚀着歪歪扭扭的两个字，一块上面写着“道理”，一块上面写着“批判”……

“我跟那俩天使教徒要好好聊聊，”于生很认真地看着宋成，“你帮忙安排一下。”

说着，他就随手把那根棍子往肩膀上一扛：“带路吧。”

话音未落，他就听到肩膀上传来一声惊呼，再一扭头便看见艾琳已经掉在地上了……

于生皱了皱眉：“艾琳你坐地上干什么？”

“你TM一棍子把我抡下去的！”小人偶冲上来就给了于生膝盖一个肘击，“俩肩膀分不清左右啊？！”

于生：“……！”

去，但过去之后要小心，别搞出太大动静，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要是违和感太强的话这家伙会惊醒过来的。”

“放心，我自有分寸。”

于生说着，便在囚室的那张小床上躺了下来，平复了一下呼吸。

“我准备好了。”

坐在小床边缘的艾琳抬起另一只手，轻轻抚上于生的额头。

艾琳的小手很柔软，带着人体般的温度——但下一秒，便是猛然传来的阴冷气息。

黑色的蛛丝瞬间没入血肉，拖拽着于生的意识坠入混沌。

在朦胧虚幻的混沌中，于生瞥见一连串的幻象，许多光怪陆离的景象之后，他又看到了一张虚幻的“网”——漆黑的丝线彼此交织着，勾勒出蛛网般的结构，而一个有着猩红双眼的模糊阴影便匍匐在那蛛网中心，正精心编织着一道道梦境……

于生的意识向着蛛网的中心坠去，他看到那个有着猩红双眼的阴影抬起手臂，抓起两道蛛丝——其中一道蛛丝便是从于生的视角中延伸出去——那阴影将两道蛛丝并拢，然后飞快地捆绑在一起，还打了个蝴蝶结。

“……也不用绑这么细致。”于生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

“绑个蝴蝶结好看。”那个模糊阴影发出艾琳的声音。

下一秒，于生再次睁开了眼睛。

他发现自己正走在一个破旧的仓库中，身上穿着陌生的衣服，四周的一切都蒙着一层模糊的纱幔。

脚步声在仓库里回响，听上去空洞而有些失真。

一些模模糊糊的噪音在耳边回荡着，就好像是自己脑子里直接发出来的声音。

短暂错愕之后，于生瞬间反应过来——

他，现在躲在那个天使教徒的某段记忆里。

一种诡异的阴冷感觉骤然袭来，这股阴冷的感觉他并不陌生，之前他尝试挣扎的时候，那个诡异的人偶就用一种阴冷的丝线束缚了他的躯体——但这一次，阴冷的感觉却不是从肢体上传来，而是直接刺透了他的意识，甚至刺入灵魂。

邪教徒艰难地抬起头，恍惚间仿佛看到地板上爬满了“头发”，黑色的细线就如会蠕动的发丝一般四处蔓延，钻进自己的身体，而这些“头发”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矮小的，看上去仿佛某种诅咒娃娃般的人偶——她抬起双手，猩红的双眼中浮现出一丝笑意。

她张开嘴巴，用口型无声地说道：“你害怕了。”

下一秒，整个世界陷入黑暗。

那个光头邪教徒倒在地上，就这么突然失去了意识，像是突兀地陷入昏睡。

于生走过去小心翼翼地用狼牙棒戳了戳对方的大腿，确认对方一点醒过来的意思都没有，这才回头看了一眼正小心翼翼控制着黑色丝线的艾琳：“真的就这么给他‘拖进去’了啊？”

“那是，你也不看看是谁出手，”小人偶脸上露出得意的笑，但很快又皱了皱眉，“不过说真的，还真不容易，我平常把人强行拉到梦境里可没这么费劲——这家伙的精神几乎没有漏洞，心志坚韧得一比，也就刚才不知道怎么着他突然慌了下神，这才被我抓住机会。”

“毕竟打了这么半天了，慌一下神也正常吧？”于生若有所思地看着昏死过去的邪教徒，一边随手把狼牙棒靠床放好一边嘀咕着，“不过我也挺惊讶的，这家伙这么能抗。”

说到这他摇了摇头，看着艾琳：“算了，先不想那么多了，情况怎么样？你的梦境侵蚀稳定下来了吗？能拉人进去了吗？”

“差不多了，”艾琳一边谨慎地控制着那些蔓延到邪教徒身上的黑色丝线，一边对于生点了点头，“你在旁边躺下，我把你送进

宋成一头冷汗地看着眼前这混乱又仿佛自成逻辑的一幕，虽然习惯了在特勤局总部大楼里看见各种光怪陆离的场景，但这种风格的画面他确实是第一次见，等那个人偶终于安静下来之后，他才犹豫着看了于生手里的棍子一眼：“我大概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但我必须提醒你，特勤局是有规定的，我们是正规的职能部门——哪怕是对邪教徒审讯，也有标准的流程和禁令。”

于生想了想：“那要是监控坏了呢？”

“……监控坏了也不行，而且这栋大楼里根本不可能出现某一个区域发生‘监控真空’的情……”

宋成刚说到一半，便突然听到口袋中手机铃声响起，掏出来看了一眼赶紧接通：“啊，局长。”

一个平静的声音从听筒中传出：“人类囚犯收容区A-16段监控系统坏了。”

“……局长？”

“需要我重复一遍吗？”

宋成顿时感觉后脖颈子都冒出了一层冷汗，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尽管走廊中空空荡荡，但局长的目光正从四面八方落在自己身上，而最近的一道视线离自己甚至只有半米多远：“不，不用了！”

“很好，带他去吧。”

收起手机之后，宋成神色古怪地看着眼前的旅社三人组。

“……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收容区。”

于生并没听到刚才宋成手机里的声音，但也能猜到是怎么个情况——显然，这栋大楼里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某位局长女士的眼睛。

他更加心安下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一边肩膀上扛着艾琳，一边肩膀上扛着“道理”，迈步跟上了宋成，一边走又一边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平常也看那种一堆女同搞乐队的……”

宋成的语气中带着疲惫：“那是我女儿给弄的！我设置回来她就给我弄回去……”

在宋队长的带领下，于生一行人在这座宛若时空迷宫般的特勤局总部大楼里穿来绕去，中间经过了许多道明显是出于安全考量而设置的大门和气氛诡异的走廊、隔间，于生能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离开了这栋大楼的“主建筑”，并且正在前往某种“空间深处”，就这么走了好一会，他们才穿过最后一个闪烁着红色灯光的“办公室”，推开办公室尽头的大门之后，一间仿佛“交通枢纽”般的圆形大厅才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一个个走廊入口整齐地排列在他眼前，全副武装的守卫，指向各条走廊的武器系统，以及警告意味明显的警戒标志散发着沉重的压迫感。

宋成什么也没说，执行身份认证和登记之后便带着于生一行走进了其中一条走廊。

一路上，宋成时不时地回头，看着闲庭信步一般走着的于生。

于生当然注意到了对方的目光。

“你知道吗，我原本其实正要来找你们的，”他终于开口道，“就在你打电话告诉我你们抓到了那两个天使教徒的时候，我衣服都换好了，而且做了开门的报备——我找你们就是想说这俩教徒的事儿。”

宋成的眼神微微变化：“这是什么意思？你……”

“我昨天调查了一些事情——你还记得我和小红帽当初是为什么要去博物馆的白色展厅吗？对，就是那间发生了献祭仪式的展厅，那俩天使教徒就是在那儿搞事才导致现在被抓的……当初给小红帽发布委托的那个奇物协会联络人，最近死了。”

“我听说了这件事，但调查工作是另外的部门在负责，”宋成立刻皱起眉头，“听你的意思，你那边发现了什么？”

“那两个天使教徒，可能是冲着‘童话’来的，并不是针对小红帽个人，更不是随机选择了受害者，”于生慢慢说道，“出事的

脑髓注射剂在他梦境中制造出来的所有幻象和虚假记忆，他依靠这份赐福的力量，抗住了迄今为止的所有审讯。

然而此时此刻，他盯着那个坐在床上的身影，却忽然发现……那身影消失了。

他只看到一个漆黑的洞，纯粹的，虚无的，深邃无垠，宛若死亡般的空洞。

那个撕裂的死亡空洞漂浮在他的视野里，极致的虚无中仿佛浮现出一抹嘲讽的笑意，空洞在他的视野中越放越大，越来越近，最后甚至好像占据了整个世界。

甚至连“主”传来的低语声，也仿佛被那个空洞挤占、隔绝了。

天使教徒更加剧烈地喘息着，一种几乎已经被他遗忘的情感似乎正悄然在心底复苏过来，疑问在心底浮现，并在意识中迅速放大，一遍遍重复着：

ta到底想要什么？这个空洞到底想知道什么？ta到底有什么目的？

那个空洞便回答了，回答了他在意识中提出的问题——

ta什么都不想要，ta不需要任何回应。

那个空洞漂浮起来，向这边靠近。

那悄然复苏的情感剧烈跳动了一下——啊，原来它是恐惧。

恐惧不是因为皮肉上的折磨，而是因为目睹了那极致的虚无与无欲——天使教徒猛然惊醒过来，看到空洞重新坍塌为拷问者的模样。

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脖子，

而就是缩脖子的这不到一秒钟里，这邪教徒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警兆：不好！

但已经迟了。

“平常用不上，”胡狸抬头看了于生一眼，语气中好像有点怨念，“艾琳不需要治疗，恩公来不及治疗……”

而在同一时间，地上那几乎昏死过去的天使教徒也终于悠悠醒转，这个之前还一副超然姿态，双眼平静仿佛看透生死的光头男人现在全身染血，衣物破碎，看起来凄惨至极，然而他竟真如宋成所说，抗住了肉体上的所有苦楚，哪怕现在都没有丝毫求饶的意图，只是死死盯着于生，目光中带着些许怒火和鄙夷。

于生仿佛并没有在意这邪教徒的神色，只是拎着棒子又走了过去，一脸平静地看着对方。

“愚蠢而粗鄙，”倒在地上的教徒咧开嘴，血沫子从嘴角慢慢溢出，言语中甚至还带着嘲讽，“你知道我们为了追随真理曾战胜过多大的苦楚？你知道我们的意志可以承受多大的磨砺？”

“我不知道啊，”于生摇了摇头，“我就打着玩的。”

下一秒，在那邪教徒略有些错愕的目光中，于生再一次高高举起了那根棒子。

如是三次，三次痊愈。

疗愈的微光渐渐褪去，昏死过去的天使教徒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那神秘的“拷问者”坐在对面的床上，那根骇人的棍棒靠在一旁，“拷问者”脸上带着一如既往平静中略带微笑的表情，静静地看着这边。

什么都没有问，也不需要任何回答。

天使教徒剧烈地喘息着，尽管肉体已经痊愈，然而某种比皮肉之伤更加可怕的“伤势”却好像已经穿透了名为“理智”的屏障，深深蚀刻在他那蒙受“使者”赐福的灵魂中，他死死盯着那个正在微笑的“拷问者”，拼命想要看透对方的意图。

使者赐予的灵视力量让他可以看透很多东西，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他已经用这双眼睛看透了此前每一个审讯者的伎俩，看透了每一次催眠的漏洞，甚至看透了特勤局的走狗们通过神经刺激和

那个奇物协会联络人生前也跟童话有很多关联，他的真正死因到底是谋杀还是意外还不好说，这个得你们的专业人士出马，但就我已经查出来的情况，他之所以被天使教徒盯上并蛊惑，就是因为他跟‘童话’之间的联系——那帮邪教徒，筹划这事儿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

于生说完，一向不怎么爱跟外人说话的胡狸也愤愤不平地嘀咕了一句：“我听恩公说了那位死者的遭遇……邪教徒，甚是可恨。”

于生点了点头：“总之事情挺复杂的，回头我跟你们详细说说。”

宋成若有所思地听着这些信息，同时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尽头的那道闸门前，但在下令开门之前，他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于生手里的“道理”。

“说真的，你确定要用这东西……”

“我有分寸，”于生很严肃地说道，“而且我还带来了胡狸——她懂得不少生肌愈骨的法术，我向你保证，不会把事情闹得太难办。”

“不，我不担心这个，我是说……单纯的痛苦对那些邪教徒其实是没用的，”宋成摇了摇头，他感觉眼前之“人”终究是对那些癫狂偏执的天使教徒了解得少了些，“我能看出你对这件事的……额，‘热情’，但如果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就能让他们开口，我们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没从那两个邪教徒嘴里问出情报来。”

于生挑了挑眉毛。

“你可以用尽人类所能想象和承受的苦痛，但这对于已经精神异化的天使教徒而言，都是可以忍受，甚至可以转化为‘崇高牺牲’的，”宋成补充道，“特勤局有许多比‘肢体惩罚’更有效的审讯手段，包括催眠，幻术，吐真剂，甚至神经干涉仪这样的高科技玩意儿，但结果都差不多——你问什么，他们都不会回答你想要的。”

他没有把话说的太直白，但言下之意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打人，谁不会啊，要管用的话早打了，谁还真的在意邪教徒的人权不成?

然而于生只是对他笑了笑。

“我有说过我要问他们东西吗？”

宋成顿时愣了：“……啊？那你拎着这玩意儿过来……”

“就图好玩儿。”

那道沉重的闸门缓缓打开了，拎着棍棒的于生带着艾琳和胡狸迈步走了进去，而后大门缓缓关闭。

守在门旁的武装守卫有些不安地看着着三个“陌生人”进入这间有着极高安全等级的牢房，终于忍不住开口：“领导，这不合规吧……”

“责任我负，”宋成神色复杂地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轻轻吸了口气，“带我去监控室。”

“好，就在隔壁……”

……

眼前的淡蓝色光幕消失了，于生好奇地看着这一看就很先进的玩意儿，稍微疑惑了一下这特勤局到底是怎么个科技水平，随后目光便放在了那个坐在不远处的光头男人身上。

对方只是平静地抬起头，无悲无喜地看着这边。

那双平静而纯粹的眼睛，仿佛早已看透了一切。

他的语气平静，似乎早已凌驾于凡人的智慧之上——

“看来今天要发生很多事，新花样来了——你们要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主的忠仆是不会回答……”

于生不等对方说完，便大步上前，一棍子砸了下去。

答个屁。

他又没打算问。

第186章 漏洞

于生打得很仔细。

他先是用狼牙棒仔仔细细地打完了那个邪教徒的左腿，然后又仔仔细细地打完了他的右腿，随后是对方的两条手臂，除了注意避开那些由特勤局安装的拘禁镣铐之外，每一个部分他都反复捶打多次，直至软烂Q弹为止。

天使教徒一开始被打蒙了，而后开始尖叫和诅咒着什么，偶尔还会发出一些不像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含混尖锐的嘶吼中夹杂着某种层层叠叠的噪音，就好像在那具看似人类的躯壳中还藏着别的什么东西，那东西一度想要挣扎出来，却又被于生反复殴打回去。

再然后，那邪教徒开始尝试反抗，或者挣扎着躲避，然而他全身上下——甚至包括体内——都被安装或植入了特勤局的抑制装置，关节上的束缚环让他根本无法做太大的动作，体内的神经抑制器则让其难以集中精神进行任何施咒。

偶尔，天使教徒的挣扎会过于剧烈，甚至隐隐突破了那些拘禁和抑制装置的控制，这时艾琳就会出手，她那些漆黑的丝线甚至能够控制恐怖的“狼外婆”和得到晦暗天使强化的“饥饿”，用来控制一个虚弱受缚的人类当然更是轻而易举。

过了不知多久，于生打完了，他擦了擦额头的细汗，拎着破伤风之杖走到旁边的床上坐下，对胡狸点点头：“治好他。”

“嗯！”

胡狸立刻答应了一声，上前来到那天使教徒身旁，抬手在空气中勾勒出几个玄奥而复杂的咒符，随后将手凌空置于对方头顶——她的双眼中泛着淡淡的金红色辉光，而那邪教徒身上的惨烈伤势则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痊愈。

艾琳在旁边看着睁大了眼睛，忍不住惊叹了一句：“哎傻狐狸你这手挺厉害啊……在家的时候听你提起自己会治疗我还不信，平常都没见你用过。”